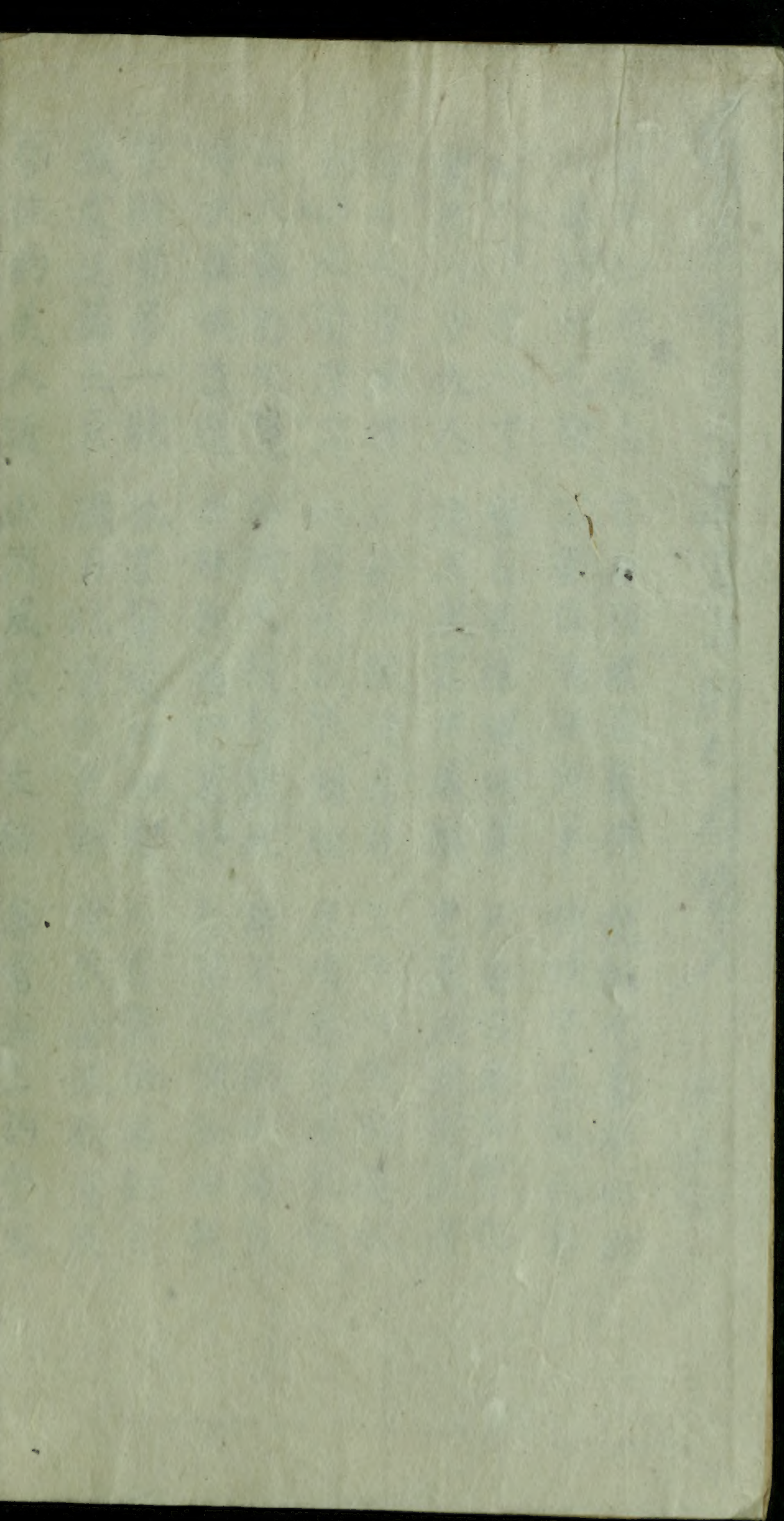


遣  
閒  
錄







遺聞錄一

世宗廟有一幼穉宮人以寵外後宮州第一  
至侍上左右則曰宮人以侍上寵至以微事  
至請於上者曰世宗曰使兒女子至敢奏  
是請言於吾者曰是也由余之聞寵曰此女  
子一幼猶如是者若長成之時可以知之  
至以且於是州斥而遠之至牛終不考之近至  
至以秋之祖父直提學公外官於世宗朝至  
至引遺聞錄一於家門外流傳之故立余一得  
以聞之至矣至外



卷一  
開  
錄



遺聞錄一

世宗廟有一幼穉宮人寵以後宮第一侍上左右曰宮人特上寵之且以微事請於上之世宗曰使兒女子敢奏是請言於吾之是之由余之聞寵之此女子幼猶如是之若長成之可以知之之之山且於是州斥而遠之之牛終不考之近之之秋之祖父直提學公之官於世宗朝之引此言之於家門之流傳之也故余一得以聞之之矣之



世宗大王이寵愛一公主이外이嘗以倭真珠珥  
之賜之이外이宮中이傳以為玩이外이謂之이  
曰無價寶이外이子孫이世傳이外이到今  
尚存이外이吾嘗借而看之이外이今之時節이所  
以為寶者이萬分이不及이外이近來者이倭이言이  
以此可觀也이外이

仁宗이在於東宮이外이臨書造이外이講官이  
展書讀之이外이輒玉色이慘然이外이至外이宮  
官이外이謂之이外이止讀이外이起而入內이外이  
暫而復出이外이曰蜂入于袖이外이螫之甚急이外이



無恠之也

仁宗方冲年

聖德天成之

於少時聞於家庭者也

宣祖一崇尚儉德之衣無綴屬之水刺

無二種炙肉之

全內官進獻午膳及徹

之

六片熟羹

之

之先君翼獻公



以尹公之宣廟駙馬之海嵩尉尹公之居  
常謂曰宣廟一嘗謂諸公子之汝一以  
余立樂為君乎外一人之不得所之也皆余  
之憂耳豈可放恣汝等之出入之如無所繫  
乎耳且使今日立受河城君祿之非朝夕之自  
處立於心之無憂則南面之樂之必有勝於  
此耳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成中興之業者  
也河城之宣廟一在於潛邸時爵號也耳  
耳

宣廟朝之一內官之受由之非歸于故鄉之也



列邑이別接待者、多호되禮山倅이獨執法  
호非規式之外、無毫髮增加호內官이含  
怒호非計較호非欲以爲害호非還白于上  
曰列邑中에某、倅가待臣을如規式호호되  
獨禮山倅가以臣을近侍 至尊이호호非待  
接호기를特別加厚호非境上에外迎候호호  
鄙事를皆爲親執호內閭里에生色이호此皆  
聖恩이호호다 上이以爲某、倅가能執法  
이리호非嘉之호호以禮山倅호諂媚於內  
官이호非心鄙之호非顯示黜斥호호호



外官이 反由內官待接之厚薄으로 黜斥하는가  
意는 此로 造臣이 以此爲美호니 上이 始悟는  
此以爲中間之所盡變幻實狀이 此호니 群  
臣이 莫不感歎호니 此

萬曆丁酉州唐將이 再次出來호니 皆到漢城  
호니 上이 命호니 此私宅上客室에 分而爲主  
人호니 此호니 호니 余之宗家會賢坊家에 有留  
連者호니 此所領軍卒이 分處於傍舍호니 是는 此  
外其中에 一軍士이 以賈販으로 爲業호니 此  
一日에 已總屠牛에 其大將이 在義州호니 此傳



令之禁屠牛之民其軍士不敢言令  
前所屠之牛即時掘地盡埋之其令之嚴  
如此之民  
壬辰之亂州宣廟去邠之民止于松都  
之民百姓紛然迎大駕之民或痛哭之  
或流涕之其中州民強無識者高誦之  
曰主上之民事亡未之思之民惟以後  
宮之富饒之為事之民金夢樑之寵愛之為首  
之民今日到此之民何不使夢樑  
之民退斥寇賊之民之民上投石



者一有之曰侍衛軍卒皆弱之不能禁戢  
之其時掩在之人毫從者一謂余之曰  
宣廟州明德之豈可偏惑於夢樑之  
夢樑一時州歛怨之可知也  
東陽尉貞淑翁主之嘗告于上之曰人家  
逼側之外諸聲之相聞之工簷短之無所  
碍阻之願得價文之買得其基地之  
宣廟一曰諸聲之低之無所聞外之  
簷之遠之無所見之在除之豈可廣乎  
人之居處一容膝之足矣之



因下葵簾二部。王曰：以此為遮。王曰：可也。王曰：翁主！不敢為加。王曰：仁祖！改王。王曰：後州以私財。王增加之。王曰：世上州以一身之恩。雖王欲禍福人者！不知命也！王曰：宣廟！當中年之小。金夢樸外。王者！以仁嬪之兄。王立重被關內。恩春。王。人多輻湊。王曰：一朝官。王益親昵。王曰：綾海君具成。王。於心。王惜之。王外言於朝。眾曰：入于內閣。王。王必為之論。駁之。王。王其朝官。王極怨具公。王。王使夢樸。王立為中傷之計。王。王。王宣廟！慮具公。王。王於他日。王為仁嬪子孫之害。王。王遂以具公。



之妹立為配

元宗立此為仁獻王后

仁祖

仁祖一改王立其公子弟之勲載立

其故立隆赫富貴之外猶不絕於百年之

其故立時皆出於其時朝官欲為中傷之故

禍福之來是果可以人力為哉外世上則福

是求立人立禍立立者觀於此立

時事在天立無容人力立可以知矣立

以一耆老宰相謂余如是立

萬曆壬寅

宣廟一納緇妃立引行大



禮之日則諸後宮必多有不平之色至則獨仁  
嬪必辭色必恭然之外樊手進龍袍之時則左右  
必拱奉之若別有喜事然至其日殿上必  
所會後宮必皆曰金嬪必享後福之謂也

先君必幼時必聞諸廢主國舅夫人之子夫人  
必余之曾祖之妹也一曰宣廟朝王子國舅  
潘城府院君朴公在時必皆幼冲之外無相  
接之事至及迄興必為國舅之子則諸王子  
一皆長成之頃必遇國舅於路之



兒下馬之外拱手之工立之升也國舅亦為  
下馬之外勸使之乘立日王子不敢乘之工  
步稍遠之外始乘馬而去之工歲時則必問安  
於國舅之引下馬於大門外之工王子則尊敬  
國舅之工如此之工國舅夫人之迎見王子之  
工酒饌之盛備之工待接之工國舅之家之工  
禮待王子一如此之工余之外祖南公是正興之  
甥姪之親見而傳之之工之工  
宣祖朝則內官李鳳貞之近侍於上之工奉  
筆硯之引多得涉筆之筆法之工之工東阜後



慶曰此時川為首相之時招鳳貞而責之曰汝  
以內寺主外摸龍御筆之時將欲為何事也  
不改之時當有重責之時鳳貞曰大懼之時  
習蜀體而變之之時宣廟一聞之而喜之時  
聞此言於先輩之時未詳之時見仁興君  
之所撰月窓涼話之時亦有此說之時仁興  
宣廟王子其言可信之時  
宣廟朝川自尚房主貿易貂皮於中國之時  
為紗帽耳掩而進之時上著之時見  
天使之時天使一問曰國王貂帽一不已



過煖乎잇가 上이曰其煖이果然過호다 이  
斗天使一笑曰此는非貂毛斗中國某地에有  
猫斗이毛與色이與貂相近호다貴國之人이  
見欺而買來호다過煖은非傷人호다 이다父  
則頭痛호다斗連發之호다斗斗다  
葛曆壬辰斗唐將이擊倭호다斗到義州호다父曰  
汝之禮樂文物이皆從中國斗斗群民이皆無  
樂生之心斗是皆是骨軟而禮則苛察斗斗斗以  
斗斗斗大抵唐將이以爲我國屈은斗斗暗弱斗  
斗人心斗體薄斗斗以浮文末節斗爲務斗斗



故至百姓不能勝之。外至於此。且立察知  
之。斗旬月之間。他國之事。且能察。如是以  
斗。

宣廟國舅。延興府院君金公悌男。是即余養家  
外祖南公之表叔。斗國舅宅奴婢子。嘗謂  
主引永昌大君。誕生。斗引人無不相賀。斗引  
獨延興之子。清州牧使。徠斗配匹鄭氏。憂歎不  
已。斗引其後永昌斗暖昧死。斗其門斗樂  
滅。斗大槩預度其為禍根。斗其婢斗說  
此之時。斗咽塞而不成聲。斗斗。



宣廟一將擇世子之令此試驗之也問於諸王  
子曰饌品中何者為最上光海一對曰鹽  
上問其故云云光海曰調和百  
味非鹽不能成也上又問  
外引汝不足之事何事光海曰但以  
之蚤死為恨云云上奇其對云  
光海之登大位一專賴此言也  
安公坦大之家勢甚寒微云引性醇謹云  
不與人抗拒云云有女云外入于宮中云  
中宗川後宮外為之使云云此乃昌嬪外自



此王尤為謙謹之外隣家少幼輩以此之  
外王但自引咎之外為遜辭而已外未嘗一出  
憤悵之言外及嬪外誕生王子外外則  
遂杜門不出外外猶恐人之以王子外祖稱之  
外外則昌嬪次子德興君外誕降 宣祖大王  
外外外入承大統外外外安公外地位一愈益  
尊貴外外不變賤時之心外外外於身外不著綿  
紬與緞屬外外晚以老病外外失明外外 宣  
廟欲以其身為榮外外尚房所獻貂裘外外欲賜  
外外外到恐違素志外外使人外外試之外外曰



主上이方製貂裘을시니必賜于公이라既賜  
之을시면公不敢不服이라安公이曰秋  
素是賤人이라衣貂裘을면乃死罪오又違  
上命을면亦是死罪니以死罪로오寧安分而  
死라을디上이知其不奪志을시고命家人  
之非稱以鳥狗皮라을고下賜을시니安公이  
撫之을고曰尚衣院之狗는別有種乎非毛柔  
且細何爲而如是호을고爲之加身을디라  
宣廟一於安公에게外曾孫이라사디襲其衣  
食을고居處를平安이爲之을게에不過을시고



未嘗加以以一官之小不敢拜官私人之  
安公州所得積順副尉加資亦以原從功臣  
規例立得之者立非私恩也自至于孝宗  
朝之外追贈右議政之小

宣廟嘗與天將之般遊于漢江之小天將  
之曰此州有潛龍之小軍士中州有解捕者之  
之請見之之生外上之曰龍之不為之作害  
之之何必捕乎外天將之笑而止之之大槩  
中國之人之多幻術者故之慮其被罔之小又  
真箇捕龍之小之處置為難之自之此時余



之先祖扈駕斗口親見之故斗聞諸家莊斗口

明宗朝斗老宮人斗尚在闕中斗昨曰豐年斗當  
在於聖時斗斗有今日斗斗豈非使吾君上侈  
大之心斗斗自端而失吾國乎斗由是而言之  
斗斗豐年斗豈非光海之雖乎斗余之妻公州  
保母尚宮金氏斗光海朝宮人斗斗承恩斗斗者  
斗道齋主時政事之亂斗斗又自言斗斗渠之  
遠族斗有叅杆城郡守末望者斗斗由渠而受  
落黜故斗渠之有罪多矣斗斗且聞老武李



賣之云云渠之五寸族長이壬戌秋間에 忝  
於雲山郡守末望云云其時에 三望이皆有內  
請故云光海一難於取舍云云數朔不下云云  
其人并賣奴婢數三口云云寵姬金嘉喜은多  
數然云云云畢竟爲云云云癸亥秋에 削  
職禁錮云云金氏는良家女子云云今上乙  
卯에 死於吾家云云年이八十이되故老一  
有道光海時事云云云謂之云云一吏曹郎官云  
勢權이重云云外朝士云云通塞이皆出於其手云  
云云云有一未官者一思所以附阿云云云一日



에 往見호고 曰 吾家에 有留在娼妓호는 最艶  
호는 足下 一 欲一見之호는 已 然 矣 吾家에 外 可以  
相迎호는 리 吏郎이 許諾호는 且 期日 而送호는 與  
리 到其期日호는 外 吏郎이 至其家호는 外 其倡  
妓適往于他호는 人이 恐得失信之罪호는 外 入  
謂其妻호는 外 曰 吾若得罪於李郎호는 外 則終身호는  
호는 不得官호는 外 君이 可以代娼妓호는 外 掩迹  
호는 外 此事在昏夜호는 外 君與我外에 誰復知之  
호는 外 立再三勸호는 外 其妻 一 終不聽호는 外 其人  
호는 遂花而入之호는 外 其妻 一 發語호는 若啞子然호는



引吏郎引聞而卽還之非道其事于人引引以  
是坐罪見棄引引引余之九歲時引初入于大  
內引引光海時老宦人引多尚在引非相與談  
舊事引引引以余引為幼穉而不能解聽引引引  
非謬無所隱引引引引衆引皆曰光海過為憤色  
引引一月之間引引追後宮引是不過十五日引引  
引世上引誤以好色引引補之引引其冤引甚  
引引引噫引自古引太子帝王引生長於保  
母之手引引不知傷生引之害引引全無擗節引  
非終至夭折引多者引一安知不由於此等之言



光海癸丑冬間州昌成宮通明殿中州外  
以謗文云云書連、移御四字云外自空墜之  
每日數十度云明年三月十二日云至云外  
始止云云其翌日云 仁祖反正云云或者  
鬼神云於光海州川告其離此宮之甚速云曰  
人不能知之云云余於兒時州聞此言於老宮  
人云云云其後州聞諸許及第積云云亦如  
是矣云大槩積之從妹為光海之後宮者云云  
其時事云云詳知之云云云

光海癸丑州

仁穆大妃與貞明公翁主云處西



宮ハ十年ハ天啓癸亥春ハ侍婢一人ハ急  
聲言曰三月某日ハ此門ハ將開ハ當復  
見天日ハ宮中ハ皆以爲狂也ハ  
至其日ハ仁祖奉大妃而復位ハ  
王ハ主禮歸于洪公ハ子孫ハ說ハ王福  
祿ハ爲首ハ諸公主ハ公主之子萬恢ハ尊  
聞於慈堂ハ說ハ謂余ハ也  
癸亥反正之日ハ領相朴承宗ハ書於小紙曰  
事君無狀ハ至于今日ハ以何面目ハ  
見先王於地下乎ハ投于漢ハ以謝天地鬼



神主卧主丑將入于水主巳未果主午到衿  
川三莫寺主午卧于禪房主丑以繩結項主午  
出其端于窓隙主午使其殺主丑引之主午殺  
外跪曰殺何敢以手殺之乎雖死主午不敢  
也主丑主巳主午林公曰曰余於今日主午不死主  
午將為萬古小人主巳主午甬能殺之主午為忠  
主丑不殺主午為主忠主巳主午要主午開諭主午  
其奴主午乃引之主主丑號哭不止主巳主午其子京  
畿監司自輿主巳亦於其寺主巳主午自殺主巳主午寺僧  
之目觀者主午甬道於吾家之長主巳主午兵曹老書



吏稱以金俊者一癸亥年事를目觀之時謂余  
曰光海無道日甚之外天怒民怨之外婦人小  
子有冒喪之歎之外一日外遜位于江華是  
外行色이慘然之外者一雖無知下賤이  
外至未有不下涕者之外勲臣中에는少愀喪  
者外又多快樂者外이愀傷之外是後皆爲  
賢士大夫之外快樂之外是皆不能令終이  
外이外外

癸亥外光海를初置于江華之外是又遷于  
喬桐之外是外이丙子年間外西域消息이日急



之曰朝廷以命之非遷于濟州之曰嚴飭護行  
之人之非不道所往處之非之舟上州四面  
之立處之以帳幕之非所過之地之使不得見  
之立舟泊後州始為之告之非之武臣李元  
禮為護行別將之非之水路艱險之之屢經  
危險之非之既到泊州請撤帳下陸之之老  
海問曰此乃何地乎之始曰濟州之之日光海  
惴然之非大傷痛曰余何為至於斯之頗不以  
心決之之曰濟州倖不迎候於船頭之之不聞  
此言之之進而跪曰公子一為君之時州遠小

人之正官官喜妾之使不得干預於政事  
何為而至於斯耶公子！不修德之咎舟中  
之人皆敵國之臣之過言是未之聞乎以之  
光海之流淚續之不能言之則李元禮  
與余之總管府州伴直之伴道此實際之  
光海癸丑州永昌大君之八歲穉兒之圍籬  
於喬桐之外不令終之沈相國喜壽一見余  
之從祖左相府君之疏涕之外曰主上之大  
君是當托置膝上之啖之以果曰有盜賊  
之外欲為之害之則余在之勿驚之如是



之入時 先王則在天之靈是可以慰之是乃  
反為此不忍為之事之不能保全我國之  
中主立淚濕于衣袖主曰此  
任高州內人謂主曰光海後宮小用任氏之  
副提學蓋其井則妾女立判書取正則任女早  
喪父母主立育於外家主時與任哥主若相絕  
然不相通主曰其庚戌年則年則十三則其  
外祖母一實緣主納于宮中主取正則方  
為原州牧使主非聞之而大驚主外書以止之  
主引不及矣由是而見逆于光海主外屢年

不遷官之災也。而已。立漸。出而進用。立。畢竟。為門禍。立。萬一。令任氏一門。立。驚懼之心。是如初存在。立。豈有末。柳之禍。一。可以為後人之戒。也。

光海朝。國舅尹公自新。貴富已極。子孫。又盛。簪笏。滿前。貂蟬。盈座。昨宴會。殆無虛日。世上。以為福祿。無匹。每於風流娛樂之時。輒擊掌會笑。聲。出於半空。曰。奇特。此宴會。不。婦女參與者。一起立。納履。又。



有笑聲之曰足何為其大也且舉皆和樂  
之非皆以為天之降大福也且鬼神亦  
為之助歡也且至于祭者之樂光海  
失其位之且諸族之盡免之且且遠竄之且戊  
辰年之尹公之孫孝立之謀逆之斗了伏法之  
且舉族之幾滅之且鬼神之笑之災變之今始  
中矣之斗

古有俞白龍也稱之為人之家不貧之斗將  
欲為葺屋之方之斗鬼神也見而擊掌之斗白  
龍也歎之斗曰貧窮之真寶之斗有命也斗之

正遂止之。之曰：白龍之覺悟，尹氏之不能覺悟，可以為後世之戒。之曰：其時州參宴婦女之子，今為太尉。之外老而在家。之曰：當以為親闔於其堂。之曰：之曰。

癸亥及正之日，州光海朝亂政之臣，會集于闕明外。之曰：奉常寺下人孝男。之曰：稱之者，乘其中辛，鼾睡之時。之外以足蹴韓續男西眉間。之曰：汝能困我乎。之曰：續男額部被傷。之外幾乎流血。之曰：不敢出一言。之曰：曰：孝男。之曰：因之。之曰：又欲蹴之。之曰：守辛。之曰：覺之故。之



止之云大槩二日前州納宮女之囑云且治  
罪孝男之故云云續男云繫而伏地云云渴云  
云甚云云求水於軍卒云云軍卒云曰大妃  
在於西宮云云饑渴云云甚云云今日之汝云  
云汝云不進一勺水云云我何可救汝之渴乎  
云云續男云不敢言云云訓練都監老卒云  
有見者云云謂之云云云云

老宮人云曰光海宮人云云徧近云云外周而進退  
云云者五十餘人云云必欲得其歡心云云  
每人云云綈紬數十匹綈布五十匹云云內

需寺一不能支當之也。此以彌爾爵者。州和事供  
上之。乞升。立以之。外加用。乞故。立末年。州和  
事供上。外日以增加。乞。居官。乞。者貪濫。乞。  
以皆由於是。乞。乞。光海卽位之初。州廣置後  
宮。乞。外以求多男。乞。乞。冲年。州成慶。乞。乞。有  
一着紅袍大官。外自天下來。乞。外謂之。乞。乞。曰  
王。外多殺他人之子。乞。乞。一子。乞。不能保。乞。乞。  
乞。豈可求多男也。乞。外光海。乞。其後。州求斷產  
之方。文於術士。乞。外至於符作。乞。乞。其時。州  
宮人。外垂淚而曰。吾輩。乞。欲於其時。州生王子。



之亦惜其符作之也到今思之也吾儕之  
終無耶生在天所以賜福於吾儕者也

笑矣及正日則老海從北門躍出也中殿尹  
氏亡與宮女數十人立往于後苑也御宿  
堂之中則隱伏之矣丁軍兵則圍之數匝  
數日則尹氏曰吾山豈圖隱匿而生乎外使宮人  
立宣言中殿之在此也宮人輩亦恐  
懼之不敢出也韓氏鳳香也稱之也  
其有之也自請出言也曰中殿亦在此也

立이大將이方踞坐於胡床을時起  
立을命軍卒曰彼陣을退을다고韓氏  
又以尹氏之意을問曰主上이旣已失國을  
新立은誰也고大將이曰宣祖大王之孫  
이리고正은不敢稱誰某이다고韓氏又以自  
己之意을問曰今日에此舉措가爲宗社乎  
이爲富貴乎고大將이曰宗社幾亡也다故  
吾輩不得已을奉新主而反正을豈可自  
欲爲富貴乎고韓氏又曰旣以義爲名則豈可  
使前王之妃를餓而死乎고大將이聞此言을



工卽奏于

仁祖之曰厚其飯與飲食之曰

宮人曰同入于御宿堂者一為余道之之曰

光海在於濟州之時則李止城時訪之為牧使

之申飭調成飲食之人之好其飲食之

進之之味以光海喜其異於前日之必是

前日則受恩於我者也一老宮人曰有隨

往者之曰非也一曰光海曰汝一何以

知之之宮人曰嚮也則黜陟僚之기를一

從後宮則毀譽之此倅千萬一曾以曲達受

恩者一則必將薄待舊主之外前日秘密之蹤

迹是掩蓋之詞豈可致誠之至於此哉外光  
海後州知其為時防之引流涕低頭之外蓋見  
其宮人之引外光海死後州宮人之隨往者一  
還來之外謂其同僚之中大蓋時防政靖社勲  
臣近平公之子且又參於勲臣之外封近城邑  
之外上於光海朝外之未曾被一命之外外  
外光海在濟州之時外宮妃隨往之中性外悍  
猾者一有之外供奉外頗不謹之外外光海叱  
之引其人承而怒之外外曰嚮也外曾居至尊  
之時外八方百姓外每朔外進奉供之外外何



者一不足之非飲食之無廉耻之祿也求覓之  
非沉寢判書雜菜叅判之言也至之則之也  
尚房也以時節之錦衣與表也進之也何者  
不足之非大開私納之門之非興成之譯官  
令市井之得通仕宦之選之也至之也  
後宮州衣資外食物是亦有各：所常之司之  
非供奉之也何者一不足之非求官之也  
事之也者則饋賂之也求之非使民之也  
至之也也也一不能謹奉宗廟之非使國家  
至之也也也一入處於此海島中之非還以我

之不謹也。責之。中能無內愧於心乎。外  
也。失位亡國。所自取。外吾輩。以何罪  
見囚於此。圍籬荆棘之中。手外光海低頭。  
外不能一言。外但咄。而已。外其時觀者  
者。莫不憤其言之悖慢。外謂。外必有天殃。  
外。外。外。外。果因他事。外不令終。外。  
同入于島者。後。謂於人。外。故。余得以  
聞之。外。外。老宮人。外。謂。外。癸亥年靖社兵。  
入關。外。外。宮中。外。如水之湯。外。外。着紗帽。  
人。外。有。外。突入于宮中。外。曰。世子。一在何



予我亡侍講院某也。一斗五。工。纔見世子。五。其  
姓名則終不記。五。臨亂。五。效忠之臣。五。  
俾不得傳其姓名。五。可恨也。五。光海時老  
宮人。五。謂。五。光海於宮中。五。寂。五。而。激。且  
奧隅之處。五。隱身。五。工。使人。五。五。覓而得之。五。  
五。不得則喜。五。工。得則喜。五。五。大。蓋。慮有憂。五。  
五。試習其隱身。五。五。五。五。又。寂。五。五。積。匿。金。二  
塊。於。宮。中。五。五。或。慮其失位。五。五。饋。賂。中。朝。五。  
五。以。圖。復。位。五。五。五。余。以。此。言。五。五。老。內。官。

吳利蒙曰詰問之曰利蒙曰謂主曰固有此事之曰廢君曰不知其不能保位則此銀曰亦不能保全之曰豈能不失國乎外道其言而戲噓之曰余之曾祖守竹府君曰別舍在於南郭之外之曰即臨江舊業也一曰府君曰於光海朝則不欲居京之曰以時或往居之之曰生外多種花樹之曰每花發則其光華一如錦繡之曰府君曰妹子柳及第希舊曰別舍是置於東牆外之曰園林曰相連之曰一日曰柳家之奴曰踰牆而入之曰盜其花樹之曰欲移



栽于柳家之園。之。其。歸而告之者。吾家之  
奴。斗。府君。曰。希。奮。豈。令。其。奴。移。去。我。園  
花。樹。也。斗。曰。叶。但。其。盈。溢。已。極。事  
變。至。故。奴。婢。之。怙。勢。作。孽。至。於。斯  
也。造物。有。耶。使。若。不。自。由。限。盈  
則。自。止。斗。豈。可。必。也。某。乎。任。其。持。去。  
斗。不。久。果。然。其。家。敗。也。斗。  
一時。州。朴。承。宗。以。領。相。當。局。又。黃。緣。  
王。室。非。富。貴。極。於。一時。其。妾。子。以。總。  
角。遊。於。水。洛。山。衣。服。斗。鞍。馬。耀。於。

岩谷間立以見胡鷺以巢於山邊立以半  
乾蔚山全鰲立以戲投于其巢立以觀村人  
州爭相拾取之狀立以蔚山全鰲立以我國以最  
所珍者以窮儒寒士立得見立猶未易以過彼  
則視之以石礫立以無所惜立以驕慢立以奢  
侈立以如此立以豈可不以乎立此兩事立雖  
異立以患亂立以將至立以未之覺悟立一也  
立以柳氏老人立有立以曰柳丈希奮立為儒  
生之時立嗜着木履立立徘徊於人家舊基立  
立以偶然內急立以脫木履置諸礎石之上而



放董至<sub>二</sub>木<sub>一</sub>夜上<sub>二</sub>以血<sub>一</sub>書五字<sub>二</sub>曰  
嗟君萬里行<sub>二</sub>於心<sub>一</sub>為惟<sub>二</sub>  
後遇<sub>二</sub>辰<sub>一</sub>倭亂<sub>二</sub>向<sub>一</sub>西<sub>二</sub>  
中<sub>一</sub>丸<sub>二</sub>貫腹而出<sub>一</sub>猶為得生<sub>二</sub>  
至光海朝<sub>二</sub>由<sub>一</sub>我里<sub>二</sub>至<sub>一</sub>高官<sub>二</sub>  
昌濟院君<sub>二</sub>兼<sub>一</sub>兵曹判書<sub>二</sub>時<sub>一</sub>國家  
富饒<sub>二</sub>全<sub>一</sub>係豐祿<sub>二</sub>禮待<sub>一</sub>從事<sub>二</sub>  
斗柳氏一門<sub>二</sub>於<sub>一</sub>今會堂<sub>二</sub>無<sub>一</sub>日不宴<sub>二</sub>  
斗於柳丈<sub>二</sub>有<sub>一</sub>大人<sub>二</sub>此<sub>一</sub>時<sub>二</sub>為<sub>一</sub>國舅<sub>二</sub>  
家有櫃<sub>二</sub>封<sub>一</sub>鎖<sub>二</sub>甚<sub>一</sub>固<sub>二</sub>然<sub>一</sub>

其中則有新屠馬股之牛流血之淋漓之狀也  
斗其事一甚恠之曰其家之無所為之憂也  
癸亥反正之日州柳丈之於萬里峴人家則被  
逮之牛未免重罪之牛以血書之徵兆一至此  
而始驗之牛受子孫之罪者相為連續之牛中  
九而不死於土辰者之意者留待癸亥之禍也  
牛棲之馬股之其柳丈血肉之狼籍之牛張本之  
斗鬼神之未嘗為書而覺悟之牛者無之牛富  
貴之牛豪奢之中州迷魂之牛不自覺覺悟而至  
於覆滅之牛何敢怨尤人乎一之牛



癸亥反正之日光海出自北門之外濟用監醫負鄭南壽州家州往隱之蓋南壽也即宮人之族屬也使光海變着表服且暗匿于房中之仁祖一反正之則朝廷一新之聞之且竟不能匿是知之之且進告于宮在之仁祖命之外以籃輿之昇至于闕門外之光海猶着白皮耳掩之且泚默而坐之一勲臣之兒以以憤慢之言之立戲而蔑視之其時觀者一未有不憤惋者之引畏其勢力之外不敢責之其人以

他罪至被極罪至其時斗國舅正與金某之  
仁穆大妃之父斗光海笑丑則因侮獄至外賜  
死至其既葬之後則又為之剖棺斬屍至其  
夫人盧氏已囚于濟州絕島至其於此之時則  
禍災如火至其時人不敢有入觀者至其達城  
尉徐公景肅一獨以情誼至指揮親戚至外欽  
襲入棺至外殯于邃屋至其閉門而漆其棺至  
外得地而權厝至其夫人盧氏在謫所十餘年  
則望絕生還至其時一日是鵲至于簷前至  
外查：啼之而不止至其外若報喜狀至其夫人



4 嘆曰家破人止之4 有甚喜事之4 何為  
鵲若是乎4 蓋鵲是非在於海島之中者1 至  
引忽有之之4 人皆會看之4 莫不嗟異之4  
4 而已4 仁祖1 反正之4 傳之4 承旨奉  
承 大妃傳旨奉迎夫人之舟4 繫於朝天館  
之4 待之4 4 舉島1 皆歡呼之4 訪問鵲之所  
從來處則舟子1 皆以為發船於海南之時4  
有鵲之4 坐於帆上4 4 舟將泊之4 引忽然而  
向南飛4 之4 其先使者而報喜如是之4 4  
仁穆大妃復位之4 4 以手筆4 於達城尉4

則致謝其漆棺之山達城是宣廟儀賓之  
也此與達城子孫之如是道之也此也  
發主光海妃尹氏之性情之崇信佛道之金  
佛是大內之入之非禱之之時曰古之刻  
木之也造土之非製佛床甚多之非置之  
利之也寂之視天之非曰願之也曰更生於後  
世之也則不復為帝王家之婦也其時也余  
之先君之聞國舅家人之言之也謂諸家門之  
也此也余於兒時也入闕中之非聞老宮人之  
言之也萬曆戊戌也光海在東宮之時也妃尹



氏臘月初四日生子其日之朝川有蓮  
花生于闕中污池之中花而己至長而花  
開花自盡于宮中以為奇異之祥瑞  
光海即位其子為世子其子為世子  
光海廢世子世子又為園籬安置其子  
逃躲于不令終其蓮花之瑞豈非未  
享久之兆歟其世子臨死吟一首絕句  
云曰

塵寰翻覆似狂瀾

何必憂愁且意閒

二十六年成一夢之

抵首歸期白雲間

吟咏綏畢之長嘯良久之

二十六歲之中宮尹氏於光海乙卯其母

奉京府夫人鄭氏之為之賜宴於瑞慈其

之發東宮之贈詩之

遐齡八老之慶綿之

玉樹芝蘭之滿眼前

聖眷深嘉垂百歲之

孝子常願奉千年之



重開洪恩天香襲之

珍賜瑤臺雨露偏之

上元新春川晴日明之

汀蓮沙鳥五雲邊之

鄭氏次韵之外曰

緇：繩：寶曆綿之

文慈武孝兩無前之

光騰門戶逢千載之

德配乾坤祝萬年之

未死重立蓬頭上之

餘生濱荷聖恩偏也

陽春一曲是誰能和也

小朝極星也映日邊也

書于下也日萬曆乙卯孟春念五日也奉原府

夫人鄭氏也恭敬也也主上殿下也瑞慈臺也

賜宴也也東宮寶韻也也次也也發妣也

又為鄭氏也也於通明殿也設壽宴也也光海

贈詩也也曰

種德名門壽福全也也

宜家令範也更無前也也



森：簪笏華廈溢斗

濟：芝蘭錦帳連斗

慶：建川陽鞏國祚斗

光：昭壺理觀民賢斗

壺：宮奉酌通明殿斗

勝：事人間萬古傳斗

鄭：氏次韻斗

未：死殘骸幸臥全斗

御：屈重近近臣前斗

日：邊佳氣衣邊濕斗

天上恩光席上連

霞醞宜開<sub>去聲</sub>醉飽<sub>去聲</sub>

小陽陞座賀仁賢

賡歌寶什翔鸞鳳

歸與兒孫萬世傳

書于下<sub>五</sub>斗萬曆乙卯仲秋旬二日<sub>四</sub>奉宸府

夫人鄭氏<sub>七</sub>歆次主上殿下賜詩恩<sub>六</sub>韻<sub>五</sub>

吟<sub>四</sub>尹氏<sub>五</sub>詩<sub>六</sub>贈<sub>五</sub>日

叨侍宮闈廿九年<sub>三</sub>

翟愉微典愧古賢<sub>四</sub>



欣逢宣廟中興日  
更承吾王至德全

世亂幾忝龍御運

時平長享鳳游筵

慈顏鶴髮通明殿

稱壽還承寵渥傳

蓋尹氏光海妃立入闕

乙卯至乙卯二十九年又為之次

韻云時日

俗累塵緣  
惴暮年

一心聊慰靈儀賢

承恩并踵三清界

贊化重歡二星全

錫宴還開金殿裏

殊恩繞老身邊

閑睢樛木非身義

改祝乾坤德下偏

書於其下立耳萬曆乙卯仲秋旬二日

府夫人鄭氏之款次賜詩寶款

又於八月旬八日製詩

親贈於鄭氏



卅五

通明殿裏張雲屏

金燭輝煌映紫庭

千載難逢今日會

奉歡稱壽獻深情

又曰

縹緲祥雲迷紫闥

蒼龍佳氣繞樞庭

奉歡蘭殿情何盡

獻壽華筵感全新

光海王尹氏則西詩云一樣云云高贈云云鄭  
氏還家云云卽造屏風云云以寶藏之云云余  
於兒時則因老宮人云云聞其事矣云云今上  
戊辰年間則其屏風云云在於一儒生家云云聞  
之云云고借而觀之云云筆法云云甚熟云云云無  
骨云云云鄭氏云卽余高祖林塘府君則第二  
女也云云弟曆庚申則歿云云云壽云八十八云  
云云

癸亥反正之日夜則入直諸臣云蒼黃奔走云  
云以圖各自生活云云李竹隱德古子云以其時



都承旨立在於闕內以素擾攘之中則高聲之  
外請於仁祖之時曰舊主是活之主其舊主  
是活之主其外涕淚一行流之外不能成聲  
也他日則仁祖一下教之外曰李德享則忠義  
也余於居位之日則已知之其外也其外也  
其外也卒於仁祖朝之外官止或相之外  
金判書蓋國之外於仁祖朝則為戶曹判書之  
時則有納銀於中朝之事之外金公則敬其事  
之外不任下類之外親監封之外一人之外在傍  
之外乘金公則旋目之時之外攫取一塊而起

謾以放溺之卽時暗置於他處王還入坐  
而前座之人無有知者王曰獨金公覺之  
王佯若不知之卽命罷座王曰在在  
欲發之不可久坐王命置其銀於一房  
王使其放溺者王索之王曰因明日坐  
起之封之王曰王曰自度王曰銀若  
不準穀王曰罪當歸己王曰不得已王以  
其所盜者王置其中王曰明日監封王利無  
所欠緒王曰後十餘日王公不顯其罪王  
王以他事王沐其所任王曰人無不服其德者



一  
二  
三

政府掌樂官朴時養이於朝會之時에因路濕

이外着大笠吐고加音峴譯官張賢이築室

이爲浮椽이皆因制之所禁也一金清

陰尚憲이以都憲으로逮囚兩人이外將治之

이時養이素於吳楸灘允謙에게習熟往來

고吳公이與金公으로互相親히待년지다時

養이妻子一乞命於吳公은司吳公이曰雖吾

子다五若犯法則金公이必不考之容恕이은

余山豆敢有圖囑之計外心甚矜憐호다終不

敢救之者兩人皆受罪之金公之見憚於  
俯僚一如是矣

又一公子築山堂之為圓柱之聞金公  
以為都憲之即時削而方之蓋以毀閣  
用圓柱之私室所不敢也金公之  
相於仁孝兩朝之配享廟在

崇禎丁丑先君翼獻公之為忠清監司之時  
與諸相之往覆之簡幅之積成卷軸之  
逢川崔相國鳴吉之文以有數十張之時皆以  
國事之勸勉之時曰余在廟堂之公之按湖



西之與之。此時州不救湖西。此時湖西之民  
之無蘇完之期。之。勿嫌煩劇。之。盡心而聞  
之。時當盡心而聽之。之。前後辭歸。皆救  
民之事。之。無一言及於私事。之。先輩之心。之  
盡於國事。之。如是。之。先君。之。陰仕。之。發身。之。之  
求一縣。之。之。時。之。完城崔公。之。為吏判。之。之  
之。先君。之。逼於母命。之。之。假請。之。之。公。之。曰  
吾於前後。之。做官。之。之。何敢曰得。之。之。人。之。之。之  
之。余。之。無愧而已。之。此人。之。能相當於此官  
乎。之。之。終不一為之。之。之。之。先君。之。之。每舉

此言之喻子弟輩之事崔相未嘗有不  
聽吾言之時之至於其不可考之事之  
確然之如此之不可恃之此之不可恃  
完城之通川勳號

綾原大君傳

仁祖大王母弟其家不善

為烹飪之

仁祖嘗下河豚之使烹飪

之外及翌朝進膳而獻之綾原親

吹火之正夫人親持姐之時達宵守

之頃刻不離之外凡事一關係於大內

之無論大小事之正致謹之如是之綾



京口順治丙申元日

孝廟一親臨其

家之牛舉哀之

梧里相國李元翼之釋褐之習漢語之

為講習之

後因壬辰倭亂之

大駕西

狩之

天兵

東征之使者

機紛劇之

譯晉州所知之

隨駕韓元芬之

斗彼此之意是百也

一通之

為關西伯之應接酬酢之

少無碍滯之

天將之喜謂曰此非漢人乎

之初公之

以書狀官之赴京之使臣與禮部官之相

接之通辭一變其辭譯之非有所要求者立  
以使其臣之謂不解華語公之默似不知  
之非歸于山海館之非遇華儒之非談討經史  
之非問答之如流之通辭一伏地叩頭曰維  
死之不足以贖罪之非之非願乞如緣  
殘命之之公亦默然之及登太史  
則兼司譯院都提調之非諸譯院公事之皆以  
漢語立稟之是以人皆自勉之非為國家  
之用之

又有一長老之非謂立靖社勲臣中英豪文



學之人多主曰

仁祖之所倚重也終無有

完平李公者主李正陽時白忠林主島九

益顯著主曰猶視之以泛常功臣也及

昇利山土賊之變主李正陽白自請督戰主

自關下主直赴觀海主即日發程主因不

入其家主上曰後則知其事主因於

羣臣引對之時則慶獎主正陽之進取謹

慎主至主君之知之晚也猶如是則況其

不及者乎外士上曰但以功主主誼是廢結

主引主主者一可以為戒主主完平主移里

相國鄭號

先君<sub>이</sub>在首揆之時<sub>에</sub>宋相國某<sub>가</sub>國朝忠臣  
義士<sub>를</sub>列錄<sub>한</sub>作<sub>은</sub>納于袖曰趙中張節欽<sub>는</sub>誠  
國家之英靖<sub>이</sub>何<sub>로</sub>外以嚴興道之一介微賤  
二<sub>로</sub>盡誠<sub>한</sub>於魯山<sub>의</sub>至<sub>한</sub>外<sub>는</sub>大<sub>로</sub>可以<sub>는</sub>徬動  
千古<sub>의</sub>其後子孫<sub>은</sub>收贖<sub>한</sub>作<sub>은</sub>斯世<sub>를</sub>勸勉  
之<sub>로</sub>時安不知<sub>는</sub>舍命殉節之士由此而出乎<sub>나</sub>  
五<sub>로</sub>余聞而至極<sub>한</sub>主倡<sub>한</sub>上<sub>로</sub>宋公<sub>이</sub>號<sub>한</sub>九  
菴<sub>이</sub>라

鄭都憲弘演<sub>이</sub>號<sub>한</sub>畸翁<sub>이</sub>早以高官<sub>으로</sub>  
試院<sub>에</sub>日僚<sub>이</sub>謂<sub>는</sub>五<sub>로</sub>奉君命<sub>한</sub>外試<sub>한</sub>多士



之引其間則容私之心其心足以爲逆賊之  
引之其時從事之臣張奇謂後生故余得  
以聞之也

宣廟祖則俞公正良也有大量及幹局也  
嘗樂工之女而爲妾也非其所願也余之  
先考左議政府君也於臺閣則討論覈之也俞  
公之子參判漢也遇先考也引輒避而不見也  
一日也先考一往見俞公也公也命  
參判也非使之出見也也屢度催促後始出  
見也也俞公也敬戒也也曰余實犯科也也鄭

公之論曰宜矣。鄭門曰不以私怨。公之怨衆  
人故曰我之視之。是無異於故。之曰汝何可有  
憾乎。外自今日之往來如故。之曰勿以芥懷。之曰  
參判曰不敢違。之曰遂為交。一如初。之曰人曰  
以俞公之之為丈者。一斗之之先考。一尤為敬事  
之之之。

宣廟一嘗講湯命。州耶為革命之事。之之之。之  
臣權昭一進而白。之之曰臣子之當以盡忠死節  
之為心。之之曰人君之當以吾不修德。之之曰天下  
州豈無湯武之之之。之之之意。之之置諸宵中。然後



可以安保邦國之理也。上曰諺云  
切實曰之。此都承旨尹錫忠。莊烈大妃  
之兄也。溫良謹慎。外無所經營。而禁切  
妻妾。之外不敢有一毫要求。此之理也。承旨沒  
之後。家內饒足。此承旨之仁也。可知也。  
廢主光海夫人俞氏。余之曾祖母。竹妹弟也。  
光海時。州有國恩。此以時問於公也。公  
心知其冤抑。此理也。不分士夫賤人之理也。力  
所及處。州申救之。此前後州潛白所及也。不知  
之。此不德也。此示諸家間。故之子弟也。亦白

之不知者誰也

崔大憲維遠門巷是相對之揣知之也  
謂於人曰德是遺諸人之也惟恐人知也惟見  
鄭相國一人也

仁祖朝有疏斥三公者之曰廟堂事業  
如劉孫之草笠也尹領相昉也然而謂曰  
製劉孫草笠猶造形體也外秋輩之國  
事則製形象也且不得也時則以孝  
丈者之言也蓋劉孫也以草笠匠人  
之拙手立顯名之故凡器物之廣粗也



僅貌樣者言俗人謂之劉孫草笠也

42

李相國元是武寧桂林府院君守一之子以相  
國也少時州侍桂林之外言曰武官某一為娼  
妓之外手親押籠之不欲與為之配匹也  
之42桂林也曰無諸已然後非諸人也  
42汝父一於少時州亦有此事之42相國也  
不敢復言之42其推恕之正戒飭之言也真有  
丈者之風之42桂林也仁祖功臣也

孝廟丁酉州余幼之時州始冠而入謁之42上

賜王簪之。外押諸髻。告之。又賜青錦。倭扇。之。  
之。上之。余奉承所。賜之。又與伯氏。立璿璣王。  
衡。之。往見之。之。白軒李相國。之。適在座。之。見  
余。扇之。之。曰。年少阿郎。之。血氣未逆。之。之。豈可  
持此奢侈者。之。之。又見王簪之。在首。之。之。責珍  
物之。及之。之。因命伯氏。近前。之。之。之。之。  
諭從儉之意。之。之。伯氏對之。以。上所賜。之。不  
敢逆。之。之。之。相國。之。曰。上。之。雖賜。之。之。  
吾真介不欲之。之。上。之。必不違。之。之。之。之。  
之。之。是眷。之。之。懲戒。不。之。之。其時。之。雖聞。之。之。



不知為藥石之供也。暫間長成之時，始懷  
之。以激以德愛人之恩，是感格之也。是也。

潛谷金文貞公家，一在南山之下。公幼時，公  
余一頻往謁之。公蒙撫頂之愛，公以文貞公天  
性之儉約之也。雖身為將相，公不廣緣，公禁之  
也。公食不重肉，公親執軍事，公不以尊矣。  
自處之，公雪峰姜判樞柘年，公一間茅屋，公不  
蔽風雨，公以文史之自娛之也。公終身不改  
之。公曰，金公是。孝廟戊戌，公卒，公公姜公是  
今上辛酉，公卒，公也。

金叅判粹獻公實仁公昨不爲之苛察公昨

崇禎壬申公爲叅判之時公值仁穆大妃國

喪公昨各司公例造白紗帽以分至公期限公

促公工匠人足少公昨未及造成公昨下吏以

爲金公公不罪余公昨其所先造者

獻于其同僚下官善爲杖罰者公昨金公公獨

以紙紗帽公成服公昨笑謂同僚公昨曰寬何

罪也公昨余之先君翼獻公公常稱文者公

公昨舉以戒余公昨公金判書佐明公與諸僚至

往廢殿坐起公昨盃盤公進公昨在金公公前之



饌品之可蓋畏其強也。一判書一見而不安  
之外重杖下人之可余之先考左議政府君之  
未入閣時則同往坐起。一歸家戒余之可曰  
判書一待其身特別之可故之不以爲喜之  
可後輩則所不可不知之可也  
光海朝則朴承宗之可爲相之時則砥礪之大如  
鴨卵者言置諸囊之可曰此時則遇不幸之可  
朝夕待死一豈可無此之可也生之可也每於閒居  
靜處則輒自嘆噓之可不自勝之可也沈相國  
之源州族夫人之可爲朴之可子婦之可有之故之

相國公詳知而謂人之曰

領議政李公時白公世宗清德公曰一日

夫人公聞造金席璞席公大驚公命裂之而

藉地之公與夫人公同坐之時此余之舊所

藉斗屈雲公際會之時溫登公卿之時公慄

之公危懷之時恐或傾覆之時豈可以奢催

之公引公此席公不安之公況金鮮之公

公不已之公夫人公即時棄之公公

顯廟庚子公卒之公壽八十一公

綾城具公是仁慎公之僅奉公之公國事



心如一之。為兵曹判書之時訟獄。是自決之。  
其期以公平。以金同知光燦。以嘗為郎官之  
其斗。目覩之。正道於家。在之。故其子金領  
相壽恒。見余而道之。以以  
癸亥改玉之日。以李白洲明漢。以知製教。以  
牌指之。外入于闕內。之。一勲臣之子。一卧於  
毀庭碑石之。其。呼白洲之字號。之。曰天  
章。外何如。之。白洲至一處。之。谿谷張公。以出  
之。外握手道之。之。不忍坐視宗社之。之。外  
為此舉措。之。負孤天紀。之。無顏。以以之

正泣涕橫流之也蓋奉新王而安社稷是雖行  
伊霍之事之也黜舊君而變宮儀之也天地  
間則大傷心處也至周甲癸亥之也造臣也  
請賜勲臣子孫之米布之也後州勲臣子孫也  
會于鄭府之也大張盛樂之也設宴而娛之之  
也人以為若使張公之也在此也必不使子  
孫之也往參其宴之也也也張公之也  
宣王后考也

庚申後州國舅驍陽府院君閔公之也余與之  
同為魂殿獻官之也道向來談察之事之也



閔公曰日甲寅以來至兄弟退在鄉谷至外幾  
為十餘年曰々之門在曰寂然無人至曰其  
時宰相曰有致疑之事至外譏察曰無虛日至  
叶若使吾輩至有不良之心曰是何可辦得事  
乎叶人心世態前後無所異至叶今之失時之  
人曰即彷徨至叶豈能有為乎叶若緣際處  
至叶有潛圖者至叶無論彼此至叶譏察至叶不  
可禁之特至叶叶

余聞老宗室儉仁之言至叶有一武弁至叶家  
素貧寒至叶世々至叶為哨將至叶叶有功至叶



為官之外遭母之喪之外龍衣銀州衣衾是皆效  
則后王之王且以杉木之為棺之木文之  
斑斕之外宛如花裏之附葬于先塋矣其  
羽立年壬辰倭亂州掘塚而舉尸出之其近來  
宮女某多出錦帛之外預備尸之諸具之外  
衾是如后妃服色之外死而家人皆從平日  
之志之外瘞於西郊是日不滿五日之外盜賊  
以掘去之外削棺脫尸之外持去衣衾之外為  
不敢為之事之外其禍若是之外以是觀之  
時古今之遭變者皆由於天道之惡及盈之外











